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一

起延平元年盡安帝元初二年凡十年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諱法短折不成曰殤伏侯古今注曰諱隆之字曰盛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

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

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特贊者謂贊拜時獨

先贊禹名乃贊太尉以下名

與三公絕席封皇兄勝為平原王癸卯以光

祿勳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於慎陵

賢曰慎陵在雒陽東南三

十廟曰穆宗時宮人當竝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
託配後庭其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焚
燒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
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和帝之崩清河王慶號泣於前殿歐
血數升因以發病至是始與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胥就
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遺慮不虞
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爲帝崩立
祐張本耿姬光之曾孫也祐母健
爲左姬也 夏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
追之兵馬操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
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
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

沒於陳 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鵬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三司三公

也齊職官志曰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鵬弟黃門侍郎惲為虎賁中郎將宏圖皆侍中

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卯赦天下 壬辰河東垣山崩 六月

丁未以太常尹勤為司空 郡國三十七雨水 己未太后詔減

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實曰太官令周官也秩千石

天子御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令秩皆六百石 自非供陵廟稻梁

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

是我數千萬

百官志湯官丞主酒屬太官令

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

林鴈犬

東都亦有上林苑在雒陽西斥開也棄也

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秋七月庚

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

咎

惟思也
咎過也

愛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機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

張墜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

舉乖立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坐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

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罪二千石長吏

其各實敷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粟 八月辛卯帝崩癸丑殯於崇

德前殿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騶虎黃中郎將惲等定策禁中其夜

使騶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祐

賢曰續漢志曰皇太子皇
子皆安車朱珥輪青蓋金

華蚤皇子為王錫以柔之故
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

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

吉服陪位引拜祐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

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詔告司

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

言其
扶勢

恣橫奉公之吏爲所困亂也 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臨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

于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

六州大水 丙寅葬孝殤皇帝於康陵晉曰康陵在陵塋中庚地 以連遭大

憂百姓苦役方中祕藏孔穎達曰凡天子之葬厥地爲方曠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

而爲羨道以疊車輿至塋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爲綈於棺之祿從上而下棺入於梓之中方上謂覆坑方石上

○美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 乙亥隕石於陳畱 詔以北

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

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

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

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 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

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其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
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竝叛其
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其圍城僅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
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清河孝王慶病篤謂朱衍等曰清河埤

溼欲乞骸骨於貴人冢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
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

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

命在呼吸願蒙哀憐十二月甲子王薨時年二十九 乙酉罷魚龍曼

延戲武帝元封三年作今罷之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痿衰上疏曰臣聞

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參稽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召
儒布在廊廡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講會則論難衍衍其
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
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賢曰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聞三席又曰若非飲
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謂不施
講坐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談議之辭賢曰談議
詁言也臣愚以

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
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
博士必得其人平宏之族曾孫也少厲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

安帝永初元年

數百萬讓孤兄子和帝幸南陽召見甚器之從駕還宮特拜尚書郎

孝安皇帝上

諱祐肅宗孫也諡法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注曰諱祐之字曰顯在位十九年改元五永

初七元初六永南一建光一延光四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內屬 二月

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休為廣川王

廣川縣屬信都國齊曰故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

庚午司徒梁鮪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己卯永昌徼外僬

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

永昌郡在雞關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僬僥國人長不滿三尺

甲申

葬清河孝王於廣邱

廣邱在清河縣後更名甘陵

司空宗正護喪事儀比東海

恭王

恭王葬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元年考異曰帝紀書車騎將軍護葬今從傳

自和帝之喪鄧騭

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運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

傳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

中郎將鄧宏黃門郎鄧閭皆爲列侯

禹安鄉侯防龍鄉侯騭上蔡侯悝葉侯宏西平侯閭西華

侯食邑各萬戶賜以定策功增三千戶賜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問關詣闕上疏自陳曰陛下運獨斷之慮接立皇統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慚怖追觀

前世傾覆之戒自退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

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敕厲冀以端恪畏慎一心奉

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

增罪累太后不聽騭頻上書至於五六乃許之五月甲戌以長

樂衛尉魯恭爲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

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

無已

連謂獄辭相連及也
滯謂雷滯不決也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

分行諸部託書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冑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尙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播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破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者以其轉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

事見四十七卷
章帝元和三年

翼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小

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

疑罪不復讞正

音

二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眾乎可令太辟之

科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 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

爲北海王

和帝永元八年北海王威自殺今復紹封壽光縣本屬北海後屬樂安國

九真徼外夜郎

蠻夷舉土內屬

六月戊申尊皇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 丁巳

河東地陷

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綱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

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畔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壬戌罷

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宏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慄趙博伊吾盧柳

中屯田吏士而還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

東號降見

四十七卷和帝永元元年

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

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

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

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
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无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
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捐竹竿木枝以
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

銅鏡映日人遙都縣望之以爲兵也

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无是西方有童

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至是

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

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免

移置此下有仲長統昌言一條已移置於六十九卷

壬午詔

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

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

人右監主九百人杜佑曰漢代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戰節者歌又建初時云務

成黃得元雲遺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
今之從行者爲騎吹二曲異也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
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齊梁至陳
則重矣今代短簫篳篥亦謂之鼓吹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
伯所作以揚威武勸士諷敵也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
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等簫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
也然則何簫篳篥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宋白曰鼓吹據崔豹古今注
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
清商鼓吹令二人唐又有鼙鼓金鉦大鼓長鳴歌蕭笛
笛合爲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於縣外○提音剛 廢馬非乘

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

庚寅以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 冬十月辛酉新城

山泉水大出大長秋鄭眾中常侍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
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病疾而貪穢帝孩抱養
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適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司空周章以眾心不附密謀閉

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鄧眾蔡倫劫尙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

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戊子赦司隸校尉

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

赦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彊實

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爲驗 十二月乙卯以潁川太守張敏

爲司空 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將五營及諸郡兵五

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五營北軍五校營也考異曰帝紀在六月今從西羌傳 是歲郡國十

八地震四十一水二十八風雨雹 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

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 赤車者轉車轎轎皆赤參駕者駕三馬 令止烏

桓校尉所居甯城下 甯城屬上谷郡 遘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質曰築館以受

質 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永初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

騭軍於冀西

冀縣之西也

殺千餘人梁慄還至熒煌逆詔慄留為諸軍

援

補註逆詔者迎其歸途而詔之也

慄至張掖

張掖郡在肅陽西四千二百里助曰張掖者言為國張臂掖也

擊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眾三百餘人

謂慄降並慰譬遣還故地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

多饑困上疏請令太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

賢曰前者百官表少海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

實減謂實裁其數減之也

纂音語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

賢曰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

謂營作者也余按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為車騎將軍耳又

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

依征和元年故事

賢曰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擯賦力本農桑毋乏武備而已余據此乃征和

四年詔也征和元年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陽熟郡今

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西屯謂討羌之師東州謂雒陽以東冀兗諸州被水旱也太后

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祿大夫二

月乙丑遣準使冀州倉使兖州粟貸流民咸得蘇息夏四月甲

寅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

雒陽寺賢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祠也理事之吏歸績於其中及若盧獄前漢有若盧獄屬少府漢書曰主

制將相大臣東都初省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

羸困輿見輿篋也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有訴太后察視覺之

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雒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

大降澍雨也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東觀記曰雹大如芋魁雒

子風拔樹發屋○秋七月太白入北斗晉書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攝機

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中央而應制四方所以建國
時而均五行也天文志曰太白入斗中爲貴相凶 閏月廣川

王常保聽無子國除 癸未蜀郡徵外羌薄申等入種舉土內屬

冬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

數萬人戰於平襄平襄縣屬漢陽郡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

眾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

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校令各一人秩六百石左校令掌左工

能右校令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

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

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

困窮賈曰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

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

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

參建桑涼州之議發於此書

休徭

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

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

奏會樊準上疏薦參高才武略有魏尙之風太后卽擢參於徒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尙

屯漢陽爲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

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

王主諸王及諸公主也

旣至

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滇零自稱天子於

北地招集武都參狼

羌居武都者爲參狼種

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

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僅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

三輔卽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

武功美陽二縣屬扶風

霍陽陳被創不

顧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此與武都參狼同種

而分居廣漢塞外者也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己永初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遣騎都尉任仁

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

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破羌縣屬金城郡臨洮縣隴西南部都尉治所

三月京

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壬寅

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

下書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愛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賈曰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要待三公之辟乎

終無所

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

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 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勤

爲司徒 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

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五官亦郎也大夫光祿太中中散諫議大

夫也官府吏給事諸官府者賢曰積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三百人緹赤黃色營士謂五校營士也 甲申清河愍

王虎威薨無子五月丙申封安樂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奉孝王

後 六月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 漢人韓琮

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漢人與匈奴錯居琮因事南單于 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

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秋七月海賊張伯

路等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遣侍御史巴郡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 九月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

鮮卑大人邱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

於高渠谷漢兵大敗 是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請祝辭願

得代命太后聞之即遣怒竊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事雄襲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於天苑晉書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周養獸之所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故事歲終衛士交代上臨饗百官備位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闌罷遣勸以農桑又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一日大儺謂之

逐疫

順頊氏有三子死為疫鬼一居江水名為虎一居若水名為罔兩越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名為疠鬼善驚人小兒

其

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八人為侲子

儀

為言善也善侲功子也○侲音振

皆赤幘皂製執大鼗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

裳執戈揚盾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盡

會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

和曰甲作食刑肺

刑肺音

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其食殢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

肺腸女不懸去後者為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謹呼

謹音

周徧

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驪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

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儼人

師訖設桃梗鬱備蒞焚畢執事陞者罷羣載桃杖以賜公卿將軍
特進侯諸侯至是大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衛士
勿設戲作樂逐疫減俵子之半

永初四年春正月元會微樂不陳充庭車賢曰每大朝會必陳
乘輿法物車輦於庭
以年饑故不陳
○第百一十卷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

朝廷又辟宏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累世名
臣之後八世祖喜高祖時爲將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
相封安平侯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遂邂逅不知所處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
生嘗有助種監者震輒拔去更種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
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宏農在函
谷關之西教授二十餘年不答

州郡禮命禮謂延聘之禮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以進曰蛇鰓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去騰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

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縣屬山陽郡賢曰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知無者震曰天

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

于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黨

眾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宛

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宛陵縣屬河南尹與眾并力討之南單于

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宛陵縣屬河南尹與眾并力討之南單于

聞耿种數月梁懂耿種雖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

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

故城在

美稷縣界單于自將戰迎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班志西河郡界

美稷縣界

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

傳讀

二月南

匈奴寇常山

滇零遣兵寇襄中

襄中縣屬漢中郡古襄陽也賈曰今梁州襄城縣

漢中

太守鄭勤移屯襄中時任尙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尙將吏

民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

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

賢曰漢官儀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

涼州近羌蠻犯三輔將兵備護關陵扶風都尉居雍故俗人稱雍

營西京三輔京兆有京輔都尉焉邕有左輔都尉扶風有右輔都尉

尉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

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

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係

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

賈泊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

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

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

爲極邊

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

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
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蒙矢石
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
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
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餓乘
海內之虛耗英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
黃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
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詎恐其疽食侵

淫而無限極也

賈曰疽癰瘡也余謂食者言其侵食飢肉也

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

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

府各辟數人外以勸薦答其功勩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

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

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

朝歌

縣屬河內郡賈曰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

故舊皆弔之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

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

謁河內太守馬棱棱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

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棱曰何以

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

賈曰韓魏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太行故云郊也

背太行臨黃

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
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
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
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百官志縣有廷掾諸卿之五官掾也
監郡部春夏爲勸農秋冬爲制度
掾史則有獄史佐史斗
食令史掾史幹小史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
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
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
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
皆平詡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
流涕隨之嘗言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吾決
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

謝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欲以爲

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後祖母終服闋乃就太尉府辟命

拜中郎

後漢書虞翻傳云詡祖母服闋辟太尉李修府今按帝紀永初五年李修方代張禹爲太尉而詡議涼州不可無在

永初四年對張禹言之則辟詡者張禹非李修也故但云就太尉府辟命而去李修之名至是竟以武功顯於

朝歌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懂耿

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

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

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卽拜

梁懂爲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 先零羌復寇襄中鄭勤欲

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

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

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

襄武縣屬隴西郡
賢曰今渭州縣

戊子杜陵園火

宣帝陵園也

癸巳郡國九地震

初扶風馬融爲人美辭貌有俊才

大將軍鄧騭聞其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

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

騭音標
暴風也

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

道堯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

曲俗咫尺之蓋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騭召拜爲

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時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故僧賊從橫乘其無

備融乃上廣成頌以諷諫失鄧氏意潛於京觀久之不調

夏四

月六州惶 丁丑赦天下 王宗法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

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歸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

遂擊之法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

船浮海深入遠島

水中有山日鳥

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

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

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

止海島上 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

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

霸代之移居張掖

永初二年侯霸以眾羌反叛免護羌校尉時居狄道按水經註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逕護羌

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逕臨羌城西護羌校尉蓋治金城郡臨

羌縣界也然宣帝置護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東都定河隴之後

護羌校尉治安夷縣既而自安夷徙臨羌侯霸先居隴西狄道以

羌叛而臨羌不可居也今移居張掖以隴西殘破復渡河而西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賢曰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甯縣

皇太后母新野君

病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轎轎車帶綬以采組爲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爲帶○轎音堅轎音駢又音平

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

君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

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今四舅深

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

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

補註毫毛加於今日謂自纖芥之過也

太后乃許之及

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

朝請位次三公下特進侯上

在特進及侯之上補註特進侯者侯之加銜特進者也與諸侯不同故大

禮之禮以革戟執杖賜公卿將軍特進侯諸侯註繆

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太

后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以謁者龐參爲

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

何異斯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然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盜而賜緡以葬焉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爲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俱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

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
過惡亦已甚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
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
後訓導愈明竝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至已上二傳范史俱不紀
年但因其列於曹大家
之後故姑
附於此

辛永初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丙戌郡國十地震 己

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爲太尉 先零羌寇河

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

孟津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續漢志曰舊
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與省中壘俱置中候以監

五營洪氏隸釋曰按祝睦後碑書 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

爲北軍軍中候則知此亦省文耳 候六百一十六所郡國四皆屬冀州耀羌自河東河
內北入冀州界故作塢候以備之羌旣轉盛而

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雖三月詔隴西徙襄武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日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傳皆然或者二

郡皆寄治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賢曰安定郡今涇州也美陽故城在今武功縣北北地郡今甯州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上郡今

發州也衙縣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於彭衙即此也余按郡國志美陽縣屬扶風池陽衙二縣屬馮翊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

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

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賢曰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乃罷孟津屯夫餘

王寇樂浪夫餘為寇始此高句驪王宮與滅貊寇元菟夏閏四月丁

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海賊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法雄擊

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於是州界清靜秋九

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壬子永初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

熟謂土室蓄火使土氣蒸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

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

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

張敏罷己卯以太常劉愷爲司空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

封五月早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董巴輿服志中

二千石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四年減百官奉今復之六月壬辰豫章員溪原山崩

辛巳赦天下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安祿山初五年六年七年元初元年

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

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

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

〔唐〕永初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丙

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

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護羌校尉侯

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蝗

〔唐〕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 一月乙卯日南地坼長百八

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

食本志及袁紀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按長歷是年二月壬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

月當是

癸亥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

以備羌寇

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夏四月

丁酉赦天下 京師及郡國五旱蝗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右扶風雍

縣城也

蜀郡夷寇豎陵殺縣令

豎陵縣屬蜀郡賢曰豎陵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豎陵山因以

名 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罷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

巴郡板楯蠻救之

楯音順

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其擊破之

百官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

於枹罕破之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有功昭王復夷

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俸錢贖死

漢音茂與

爲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高祖

爲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師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

資錢口四十

資音崇

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數陷陳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

命樂人習之爲制巴渝舞蠻蓋挾板楯而戰因以爲名 辛未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爲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元初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眾降

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

自張掖徙還令居也

通河西道

三月潁州襄城流水化爲血

京房占曰流血化血兵且起

零昌分兵寇益

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榮陽閭氏爲皇后

閭后之母鄧宏之妻之同產也故得立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

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

河南即京師也

六月丙戌太尉司

馬苞薨

秋七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爲太尉

八月遼東鮮

車開無慮

補注無慮卽今廣南衛

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

賢曰夫犁縣屬遼東居岡故城

在今營州東南余按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夫犁縣今言殺縣令則皆爲縣矣未知賢所據者何書也

壬午

晦日有食之

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

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

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

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

賢曰勇士縣屬天水郡余按天

水時已改爲漢陽郡

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

眾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遠鈞節度散兵深入

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

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

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慄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馬融

融以郎中校書郎

故稱校上書稱參懂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

考異曰：惟傳曰：僅為度遼將軍。

明年安定北地上都皆被羌寇不能自立詔僅發邊兵迎三郡吏民徙扶風界僅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僅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赦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僅與參按僅為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

尙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

考異曰：帝紀冬十月遣任尙屯三輔按西羌傳司馬鈞抵罪後尙乃代雄

屯三輔令虞詡說尙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

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

考異曰詡傳曰羌寇武都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
日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詡以
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然按西羌傳龐參抵罪後任尙屯三輔
時詡猶爲懷令說尙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度胡說尙如范書所
言又云上問何從發此計尙表之之於懷令度胡由羌眾數千遮
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抵罪後也

詡於陳倉峭谷

此峭谷當在陳倉縣界即今之大
散關非宏農漢池縣之峭山也

詡卽停車不進

而宣言上表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
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
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
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

贊曰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
水余按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郡唐階成州

地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
又按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卽此
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

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俟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入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先是通道艱險舟車不通馬驢負載僦五致一詡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斫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十一

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澄中蠻反州郡討平之 己

酉司徒夏勤罷庚戌以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敞

安之子也 前虎賁中郎將鄧宏卒宏性儉素治歐陽尙書

漢千乘歐

陽生傳伏生尙書由是尙書有歐陽氏學 按帝禁中有司奏贈宏驃騎將軍位特進封

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 太后追宏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

萬正兄隲等復辭不受詔封宏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

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

生輓送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

以青州刺史法雄爲南郡太守雄至郡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

濱帶江河又有雲夢蛟澤舊多虎狼之暴前太守黃募張捕反爲

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
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
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二

起元初三年盡延光三年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丙辰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

三郡皆屬交州

二月遣侍御

史任追督州郡兵討之

連音

郡國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

之夏四月京師旱五月武陵蠻反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

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

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靈州屬北地郡賈

日在今慶州斬首八百餘級越鵠徼外夷舉種內屬六月

馬嶺縣西北

郎將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蠻復反州

郡討平之 九月築鴻朔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鴻朔北界接安定北地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

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丙戌初

聽大臣行三年喪 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尙遣兵

擊零關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斬首七百餘級 羌勢自此衰矣

元初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赦天下 壬戌武

庫災 任尙遣當關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

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尙書郎蜀郡張俊有才能

年少勵鋒氣時郎有朱濟丁盛者志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

恐因共賂俊侍史使求俊短得其與敞子私書遂封上之夏四月

戊申敝坐策免自殺俊等皆下獄當死俊百獄中上書自訟書奏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太后詔馳驛以減死論俊又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梓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矣當時見其文者莫不哀之 己巳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五月丁丑以太常李邵爲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

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更以威暴下文吏妄行

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

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

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

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九月護羌校尉任尙復募效功種羌號

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越備夷以郡縣賦斂煩數音 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

令遂久縣屬博陵郡賢曰遂久故縣在今靡州 甲子任尙與騎

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

河上大破之范書帝紀作富平河上西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

水東北逕安定郡富平河上西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 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前漢馮參為上河典農

郡尉則上河爲是宋白日唐潯州卽漢富平縣之地杜佑曰漢富平今靈州迴樂縣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避難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震汝南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忿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閉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旣而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畱不去乃潛穿井竊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湛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誅其奸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境內肅然

元初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夏六月高句驪與獫狁

寇元菟 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眾至十餘萬破壞二十

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丙申朔日

有食之 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

以備之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

郡國志居庸縣屬上谷郡新唐志幽州昌平縣西北

二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

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

屯列衝要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爲羌

侯自羌叛十餘年閒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

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

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舞陽侯邑三千戶遵以

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尙與遵爭功又坐詐增首級受賕枉法

賊千萬已上十二月檻車徵尙棄市沒入財物鄧騭子侍中鳳嘗

受尙馬騭髡妻及鳳以謝罪 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惲

閭皆卒封惲子廣宗爲葉侯閭子忠爲西華侯

葉縣屬南陽郡西華縣屬汝南郡

元初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夏四月沛

國勃海大風雨雹 五月京師旱 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無

子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屬代郡賈曰按神記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

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則今之朔州也余按續漢志按神記

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賢誤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

追擊大破之 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 冬十二月戊

午朔日有食之既 郡國八地震 是歲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

壽河閒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

十餘人竝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害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韶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誓兼天文算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健校傳記又

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誦習朝夕濟遼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

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

楊竦將兵至楮榆楮榆縣武帝開置屬益州郡有葉榆澤在縣東四名明帝分屬永昌郡楮與葉同 毆封

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斬其

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

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初西域諸國既絕

於漢事見上卷 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其為邊寇敦煌太守

曹宗忠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

舅子遺腹為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西域傳曰元初中安

國以舅臣嘗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遺腹既立月氏遣兵
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憚畏月氏即共奪殺腹印縱
迎臣磐立以爲王後莎車畔于賓屬疏勒自明帝永平四年疏勒遂彊與龜
茲于賓爲敵國焉

庚元初七年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

軍就其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

考異曰班勇傳元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

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甯元年車師
後王派殺部司馬車師傳亦曰永甯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
叛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者今春奏事方到也遂擊走其前王略有

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

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

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

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驕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

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之

廟乃命虎臣出征西域

虎臣謂其父超也

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

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

高其價直嚴以期會

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屬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後遣使責其積年所逋

逋欠也

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五百人屯樓蘭西

樓蘭則鄯善

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實心膽

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

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

謂鄯

後置副校尉於車

師

謂耿恭關龍也

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

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思以爲便長

樂衛尉鐔顯

鐔姓也

音源又音尋

廷尉恭

參司隸校尉崔據

難曰朝

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

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

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

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

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
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

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儼

矣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獻青西域諸國兵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

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

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

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

百官志大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

三百石屬

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

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使其恩德大漢不

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

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

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

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

夷虜

言其事勢所歸必至北屬匈奴

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

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

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其後匈奴果數

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沈氏羌寇張掖

賢曰沈氏羌號也續漢書

曰羌在上郡西所召號沈氏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太子改元永寧赦天

下 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爲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河

間孝王子翼爲平原王 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

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

大蒙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

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秋七月乙

西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邵免癸酉以衛尉廬江陳

襄爲司空 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擢國

王雍

田調

據音

遣使者獻樂及幻人幻人者能變化吐火白支解

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壬戌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

千石祿歸養禮性篤古實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穴論議引正辭

氣高雅 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轅各以其眾詣度遼將軍鄧

遵降

烏倫其至轅二人也

癸酉以太常楊震爲司徒 是歲郡國二十三

地震

太后從兄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

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

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

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曰汝

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怨恚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永寧二年春正月元會奏揮國樂於庭帝大喜諫議大夫陳禪奏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來獻何罪而禪廷訕朝政請收下獄詔貶禪爲元菟候城障尉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太豪盧忽忽良等千餘戶別畱允吾而首施兩端實曰首施兩端護羌校尉馬賢召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幽州刺史巴郡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邕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驪王宮遣子遂

成詐降而襲元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 二月皇太后股疾癸亥
赦天下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
際海內無主元元見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
不敢欺天愧先帝下不敢違人負宿心意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
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沈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
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
恪以輔朝廷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補註時年四十一未及大斂帝復
申前命封鄧騭爲上蔡侯位特進丙午葬和熹皇后太后自臨朝
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
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上始親政事尙書陳忠
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

龍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旣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成翊今襄州率道縣而其地出美酒

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尙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

人曰敬隱后又追封宋楊爲當陽侯謚曰穆初長樂太僕蔡倫受

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

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

帝敕使自致廷尉飲藥

死倫桂陽人也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誅匡弼得失每至休沐

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
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
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元興元年上之和帝善其能天下咸稱曰蔡侯紙 夏四月高句

驪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

新昌縣屬遼東郡

功曹掾

龍端兵馬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沒於陳

范書東夷傳作功曹取耗兵馬掾龍端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甘陵清河王廣陵也在今清河郡東南三十里故厓城

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注不法貶爲鹽湖侯

鹽湖縣屬鹽江郡

己巳

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尙書陳忠以詔書旣

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

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乎山藪納切直疾藟璦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之謀忠臣盡譽謬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事見十八卷元光五年

元帝容辭廣德自刎之切

事見二十八卷永光九年

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

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

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

尤妄有譏刺

賢曰管尤言小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陳卽穴也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

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

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

延爲侍中

有道高第舉有道對問爲上第也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

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

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

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
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毛義事見四十六
章帝元和元年

帝少號聰明故鄧

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微
濟北河閒王子詣京都河閒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爲平原
懷王後畱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
閹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
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譴告太后兄弟惺宏閭先從尙書鄧訪取
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

西平侯鄧廣宗葉侯鄧廣德西華侯鄧忠陽安侯鄧珍都鄉侯鄧

甫德皆爲庶人

珍懼兄京之子賜安縣屬汝南郡

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遺就

國宗族免官歸故郡

鄧氏故南陽人

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

於遼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

羅縣屬五長沙郡

月庚辰騭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

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閭后同產得留京

師復以耿夔爲度遼將軍徵夷安侯鄧康爲待中

郡國志夷安內縣屬北海郡

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

得免

范曄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
災故必于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

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在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
開勢謝說亦勝之悲哉隲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
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初鄧后之立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
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諡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隲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
志於鄧氏隲等敗忠爲尙書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京兆朱寵
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
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兄弟忠孝同心憂
任也寵言太后有聖善之德比於文母國社稷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
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兩造不備又無利口傾險反亂

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騰等罹此酷禍一門七人竝不以

命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威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

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

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騰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

賢曰以

宗等

故也還葬騰等於北芒

賢曰北芒山在雒陽城北

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

帝

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

羽林分左右監各主左右騎

封宋楊

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更十餘人間皇后

兄弟顯景耀竝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

於邸

謂延平元年迎帝於清河邸也

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

竝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

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茲

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賢曰

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優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質而義又曰九德成事俊又在官孔安國曰

使九德之變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

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

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

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

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

瓌遂以爲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賢曰護潯水王徽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

之朝城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賢曰公羊傳曰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驗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乎當也不予當者不予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

有德今環無它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

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

帝之則尚書廣漢翟酺廣漢郡屬益州○翟音宅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賢曰神器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余謂

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

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漢元漢世初也

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甯無

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

帷帳於卓囊

文帝集上書卓囊以爲殿帳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

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

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

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

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

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秋七月己卯改

元建光赦天下

初作渾天儀太史令南陽張衡所造也帝雅聞

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衡乃研覈陰陽妙盡

璇璣之正以作是儀又著靈憲論以明其說其略曰入極之維徑

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

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星者體生

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

道依同

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

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

蜷音帶

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張龜圈首於後狼蟠魚鼈罔有不

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垂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

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

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

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

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

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

五百二十席物蓋蓋咸得繫命

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日周脾

無師法問脾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蓋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法動以行日月以布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雞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圓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北極徑七十五度常見不應謂之上規僂南極七十五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三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強是也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

不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
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
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
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稍強秋分日在角五稍
弱此兩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
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
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
見之漏盡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
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
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之漏晷五十五刻洛書
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 壬寅太尉馬英薨 時百

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可糾發尙書陳忠獨以爲憂
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
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臣竊見邇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
所殺傷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
生大姦故逃亡之科憲令所急而頃者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

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譁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僇仆或有跼踣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其相壓迫進音責

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彰著不可掩者乃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自今強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讎本處部吏及尉與令長皆以輕重坐罪便可撰立科條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懲懼姦

隱子麻叔永初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燒當秦帥東號和帝永元元年降其

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邊

郡皆有牧苑以養馬此牧苑在金城界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將

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鷲鳥鷲鳥屬武威

郡賢曰鸛鳥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劉向曰涼州神鳥招引之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

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州復

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

帝置居延屬國都尉別領居延一城屬涼州

劉愷獨以春秋之

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剄出奔宋辟

也曷為不言辟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

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

子為其諱也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

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賢審察也

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卑其至轍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

居庸關在上谷界蓋鮮卑

先寇居庸關遂功曹楊穆以身扞嚴與之俱沒鮮卑於是關鳥桓

入雲中界也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種與朔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

涿郡甲卒救之

三部皆屬幽州

鮮卑解去

戊子帝幸衛尉馮石府畱飲

十餘日

考異曰袁紀曰十二月丙申乃還宮今從石傳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也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

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京師及郡

國二十九雨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鮮卑寇元

菟

菟音徒

尚書令殷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

帝絕告甯之典

殷姓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前書音義曰告甯亦謂之名吉日告內曰甯○殷音對

貽則萬

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

蕭何創制大臣有甯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論語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親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甯而羣

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傾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

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庶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十二月高句驪王官率馬韓滅貊數千騎圍元菟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

三日并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

討破之是歲官死子遂成立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爲可許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貴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建光二年春三月丙午改元延光救天下 護羌校尉馬賢追

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眾散遁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

河西雹大者如斗帝見孔季彥問雨雹之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

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季彥僖之子也 幽

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

光賜以歐刀古歐冶子所作劍 故謂劍爲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參使速行刑奮

卽斬光收煥考異曰帝紀建光元年四月甲戌龐參承僞璽書殺姚光馮緄傳亦云建光元年按帝紀去年十二月高

驥謂元菟而高驥傳有姚光上言姚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誤以延爲建又今年四月無甲戌○緄音衰煥欲自殺

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

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誓自訟

果詐者所爲微奮抵罪 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

劉授為司空 己巳封河間孝王子德為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

自是樂成國改曰安平

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

震 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

事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种擊破之 八月陽陵園

寢火

景帝陵園寢也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鮮卑既累殺郡守

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眾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是歲京師及郡

國二十七雨水又大風殺人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賈曰隔并謂水旱不

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青冀之域淫雨漏河

謂雨久不止河堤為之決漏也

徐岱之濱

海水盆溢

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故曰徐岱

兗豫蝗蝻滋生

賈曰蝻蟲子也余按蝗蝻子也董仲舒云

然左傳宣十五年冬螽生劉放曰螽蟴子杜預曰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爾雅曰螽蟴螽蟴也陸機草木疏云螽蟴州人謂之春其螽蟴也曰螽子者螽蟴子也○螽蟴音元螽音皮螽音浮螽音滔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

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百西徂東杼軸將空臣聞洪範

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

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

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朱軒駢馬相望道路賢曰朱軒車使者所乘也駢並也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

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

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侍侍具也○侍音治上聲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

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簾帛也頓陪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

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賢曰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

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

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

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使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

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

石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

尙書納言得無趙昌

譖崇之詐

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

朱博事見

三十四卷

外戚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王鳳事見三十卷成帝河平四年

若國

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

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

委尙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尙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

地震策免司空陳寔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

星守心移咎丞相

事見三十三卷
卷毅和二年

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

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

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此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賢曰衡稱衡也三十斤爲鈞

四鈞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以

南郡胡廣爲尚書僕射廣剛

之六世孫也

剛事見三十六卷
平帝元始五年

少孤貧親執家苦及長學究五經

古今術藝皆畢覽之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

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

真自於牖間密占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

奏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間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汝南
太守山陽王襲政崇寬和好才愛士郡士袁閔不修異操而致名
當時龔辟爲功曹閔又引進同郡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
吏蕃性氣高朗初到龔不卽召見蕃乃畱記謝去龔怒使除其錄
聞請見因進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立其朝蕃旣以
賢見引不立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我過也乃復厚遇之繇是
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
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
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閔
曰見吾叔度耶憲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
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闓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泰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高日濫泉○汎音軌濫音鑑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淆淆之

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辨疑年四十八終者史究竟言之耳非此時憲年已四十八也朱子通鑑綱目於此年卽書徵君黃憲卒所以徵後人之疑謂郭泰以靈帝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去憲之卒已四十九年是憲卒七年而泰始生泰之游汝南安得與憲相往還不知憲之知名最早則王粲之辟之焉知不在二十上下而泰之出世亦甚早故其詩曰少游汝南則亦焉知不在二十上下以二十上下之郭泰綱交於四十上下之黃憲何不可往還而乃橫生此疑是過信綱目而不能辨其誤漫讀通鑑而不能窺其旨也

安帝延光元年二年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

深遠去此客

琬當作亮

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

書

范汪字元平生膏生泰泰生世

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其臻

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察延光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

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省華陽國志旄牛縣在邛崃山表

益

州刺史張喬擊破之

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北

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

賢曰玉門

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敦音豚

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

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

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

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習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

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四郡武威酒泉

張掖敦煌賈曰柳中今西州縣余按西域傳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

其議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

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長久之計命遣虎臣浮河

絕漠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

壑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

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

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

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

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

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

言從北匈奴也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

殖威臨南羌

即涼中及南山諸羌

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

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

其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

郡威武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

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懸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

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

陽山崩

丹陽郡屬揚州

九月郡國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

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寶

自往候震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問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三邊東西北也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甯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費曰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即坊也雕脩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其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棄世者見棄於世也復得顯用白黑運

滑清濁同源天下譚譚爲朝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

師言取也

財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鮮

卑其至韃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韃日逐王戰死殺千

餘人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初汝南周嬰生而欽

頤折頰

頰音

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

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始在髫髻而知願讓

髫音條髻音朵

十歲就學

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

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又南陽馮良少作縣吏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府役因壞車

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雒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

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賊盜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

儀表至是陳忠薦三人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元纁

羔幣聘之

元黑色纁淡絳色周官考工記曰三入爲纁爾雅三采謂之纁孔穎達曰東帛十端也端則二丈十端六元四

纁五兩三元二纁纁是地色元是天色賢曰禮聘執羔羊仲舒春
官製禮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執之不鳴者之不來類先
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爲贊變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

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旣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

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到

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甲延光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

三綬疑當作王

綬稱廷三綬謂兼三官累印綬而服之也而追茲王白英猶自疑

爲帝時楊使使銀萬垂三組各懸里卽此

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徇自縛詣勇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自建武至是西域儿三絕三通 二月丙子車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 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廐池廩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實曰戊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書三者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文其日戊辰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此中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賈曰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寡侯之

人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譁地動

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

致旱之徵也惟陛下齋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

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

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

以罔上不道

結者結定其罪

震止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

尚書無逸之辭

所以達聰明開

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

犯法有差乞爲彫除全騰之命

詩曰訥以誘芻蕘與人之言

詩曰訥以誘芻蕘與人之言

詩曰訥以誘芻蕘與人之言

左氏傳曰謫與人之謀也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

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

漢公府諸曹掾各有分部

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

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

行遂共譖震云白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忌恨之心

壬戌車駕還京師使時太學

賢曰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日便時取日便時前書便時上林苑書門杜佑

日便時取日便時之便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

其門

也

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

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雞陽城西也改正夕陽亭通鑑原乃文誤作凡陽亭今從後漢書改正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

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

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

宏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

震諸子代郵行書

郵境上行書舍也代郵行書者使代驛卒傳送文書也

道路皆爲隕涕太

僕征羌侯來歷曰

征羌侯國屬汝南郡光武以縣會稽有平羌之功改汝南當鄉縣爲征羌國以封之賢曰

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

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

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歎之曾孫也

夏四月乙

丑車駕入宮

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爲太尉

南單于檀死弟拔

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溫

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

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

阿族者新降一部之大人也

脅呼尤

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眾欲殺

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

破之斬獲殆盡

日南徼外蠻夷內屬

六月鮮卑寇元菟 庚

午園中山崩

園中縣屬巴郡賢曰臨園中水因以爲名今隆州縣宋白曰園中紆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取以名之

秋八月

改正八月通鑑原文誤作七月

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爲大將軍 王聖

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爲嘆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閹后妄造虛無譖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健爲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賢曰宿留猶停留也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殿

西鍾下

漢官儀曰崇元門內德陽殿也按帝親德陽殿在北宮故

庭中禁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丞相將大夫百官各居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與宗室諸卿雜會又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臺殿沼水于

殿下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

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殷璠宗正劉璋將作大匠

辭皓侍中閭邱宏

閭邱宏

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儀等十

餘人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

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

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譖譖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

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

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辭皓先頓首曰固立如明詔歷怫然廷詰

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賢曰屬近也通猶其也近者其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

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可

去帝大怒尙書令陳忠與諸尙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

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曾見武安公主顯宗女也武安縣屬魏郡隴西

郡始遣狄道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庚申

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上幸行長安十一月乙丑還雒陽是歲

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終